

编号 0076916

表	卷
保收字	号
001	77.9.27

朱克家的部分罪行材料

朱、黄专案组

一九七七年七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朱克家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起来的亲信

- 一、朱克家这个所谓“知识青年榜样”，是“四人帮”授意吹嘘的…………… (2)
- 二、朱克家是一个假典型…………… (5)
- 三、朱克家是“四人帮”指名“突击入党”的…………… (9)
- 四、朱克家是典型的政治暴发户…………… (13)

第二部分 朱克家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对抗中央〔1976〕四号、五号文件，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罪证

- 一、朱克家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以“太上皇”自居，强迫省委按“四人帮”的要求“转弯”…………… (19)
- 二、朱克家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向其帮伙黄兆其交底…………… (20)
- 三、朱克家破坏地书会议的罪行…………… (21)

- 四、朱克家在省委理论讨论会上煽动夺权…………… (23)
- 五、朱克家在省红卫兵先代会上煽动、策划批斗省委领导同志…………… (24)
- 六、朱克家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 (25)
- 七、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省委四十号文件，使全省更加混乱…………… (29)
- 八、朱克家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改组省委，阴谋篡党夺权…………… (32)

第三部分 朱克家插手部队，反军乱军的罪证

- 一、朱克家向“四人帮”诬告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 (37)
- 二、朱克家窜到部队，煽动揪军内“走资派”，破坏部队稳定…………… (38)

第四部分 朱克家威逼省委，强迫释放在押罪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证

- 一、朱克家威逼省委释放在押罪犯杨仁民…………… (40)

- 二、朱克家等人威逼省委释放昆明铁路局在押罪犯…………… (43)
- 三、朱克家等人威逼省委释放罪犯，在全省造成严重恶果…………… (44)

第五部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朱克家配合“四人帮”，为加紧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克家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罪证

- 一、毛主席逝世后，朱克家恶毒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46)
- 二、“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克家咒骂威胁群众，逃避斗争，销毁罪证，对抗揭批“四人帮”运动…………… (48)

第一部分

朱克家是“四人帮”一手 培植起来的亲信

一九七三年初，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期间，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篡党夺权阴谋，迫不及待地网罗党羽，培植亲信。朱克家就在这个时候被选中。“四人帮”捏造事实，把他吹嘘为“知识青年榜样”，指名突击入党；强行安排他为党的十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他还窃取了四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共青团十大筹备组成员等重要职务，并借参加中央读书班和出国访问，大捞政治资本。朱克家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起来的亲信，地地道道的政治暴发户。

一、朱克家这个所谓“知识青年榜样”，

是“四人帮”投意吹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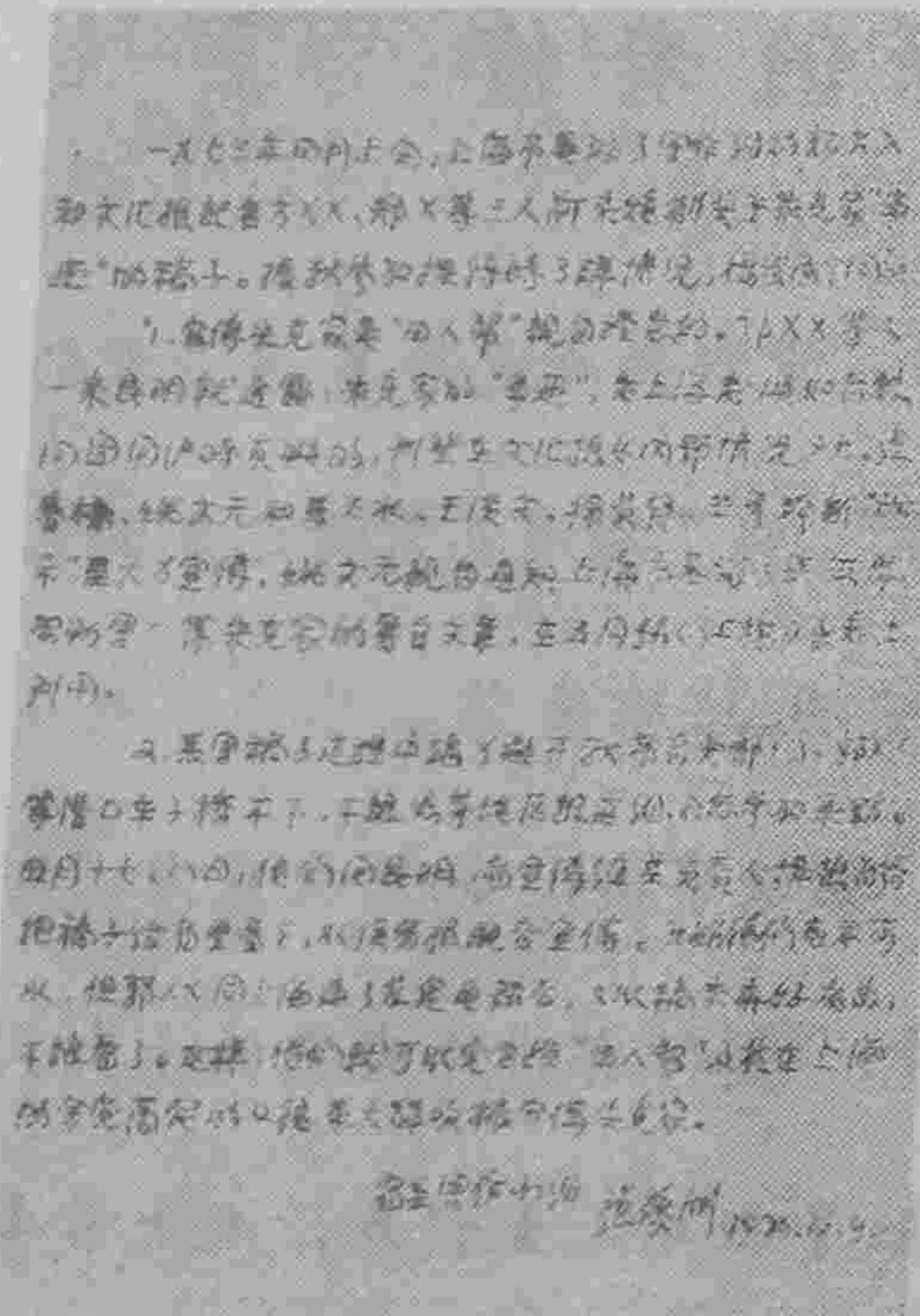
朱克家是上海知识青年，一九六九年五月来我省勐腊县勐仑公社曼掌生产队插队。一九七三年三月，“四人帮”选中了他，指使在上海的余党，派人乘飞机来云南炮制吹嘘他的文章。

下面是省委写作小组张黎洲同志的揭发材料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三年四月上旬，上海市委派了写作组的郭××和文汇报记者方××、郑×等三人前来炮制关于朱克家“事迹”的稿子。据我参加接待时了解（的）情况，揭发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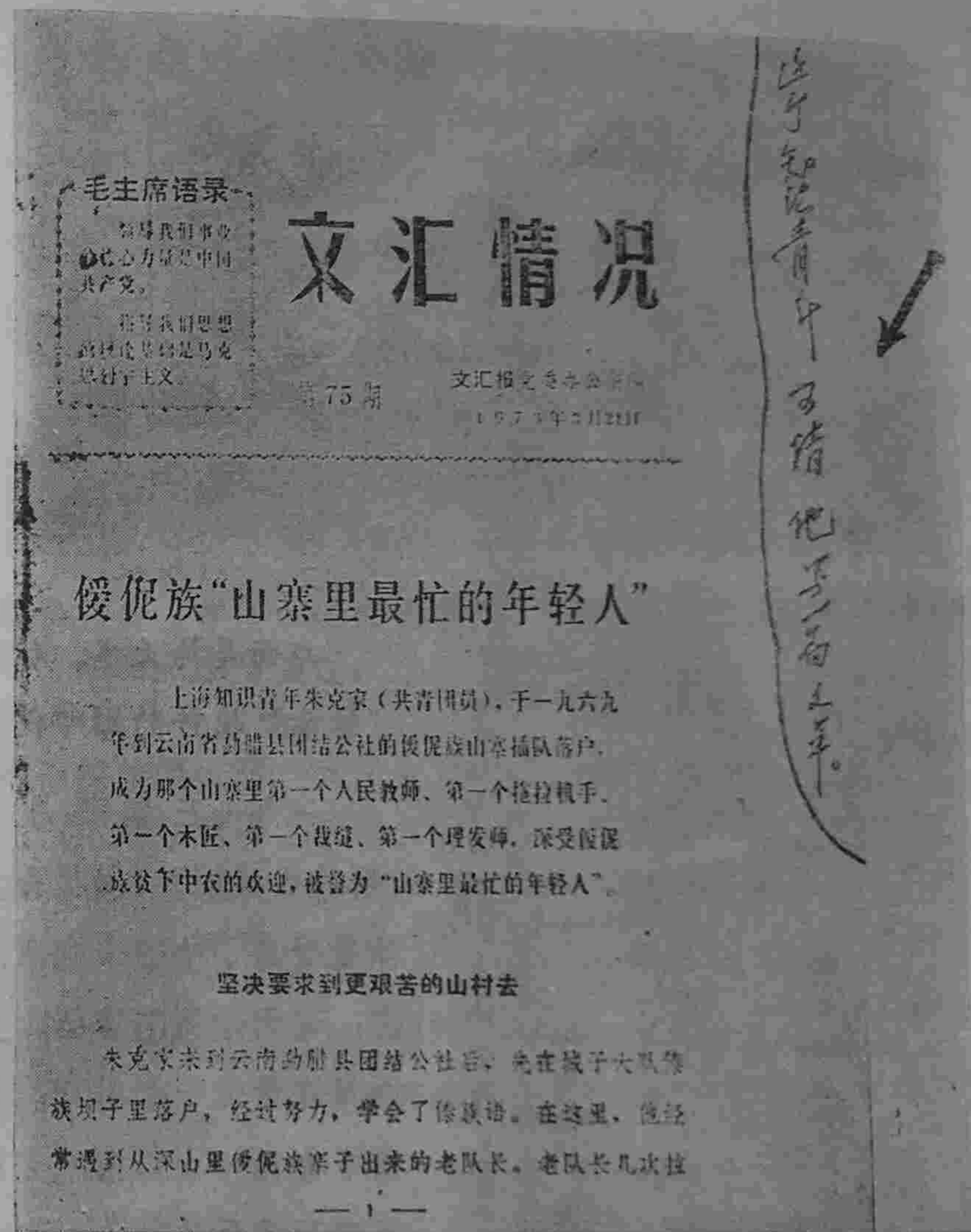
1、宣传朱克家是“四人帮”亲自授意的。郭××等人一来昆明就透露：朱克家的“事迹”，是上海赴滇知青慰问团回沪时反映的，刊登在文汇报《内部情况》上。张春桥、姚文元和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都“批示”要大力宣传。姚文元亲自通知上海市委派人来云南帮助写一篇朱克家的署名文章，在五月号《红旗》杂志上刊用。



2、采写稿子过程中竭力避开我省有关部门。郭××等借口车子挤不下，不让思茅地区报道组同志参加采访。四月十七、八日，他们回昆明，省宣传组某负责人提出能否把稿子给省里看看，以便省报配合宣传。开始他们表示可以，但郭××同上海通了长途电话后，又以稿未弄好为由，不让看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完全按“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商定的口径来大肆吹捧宣传朱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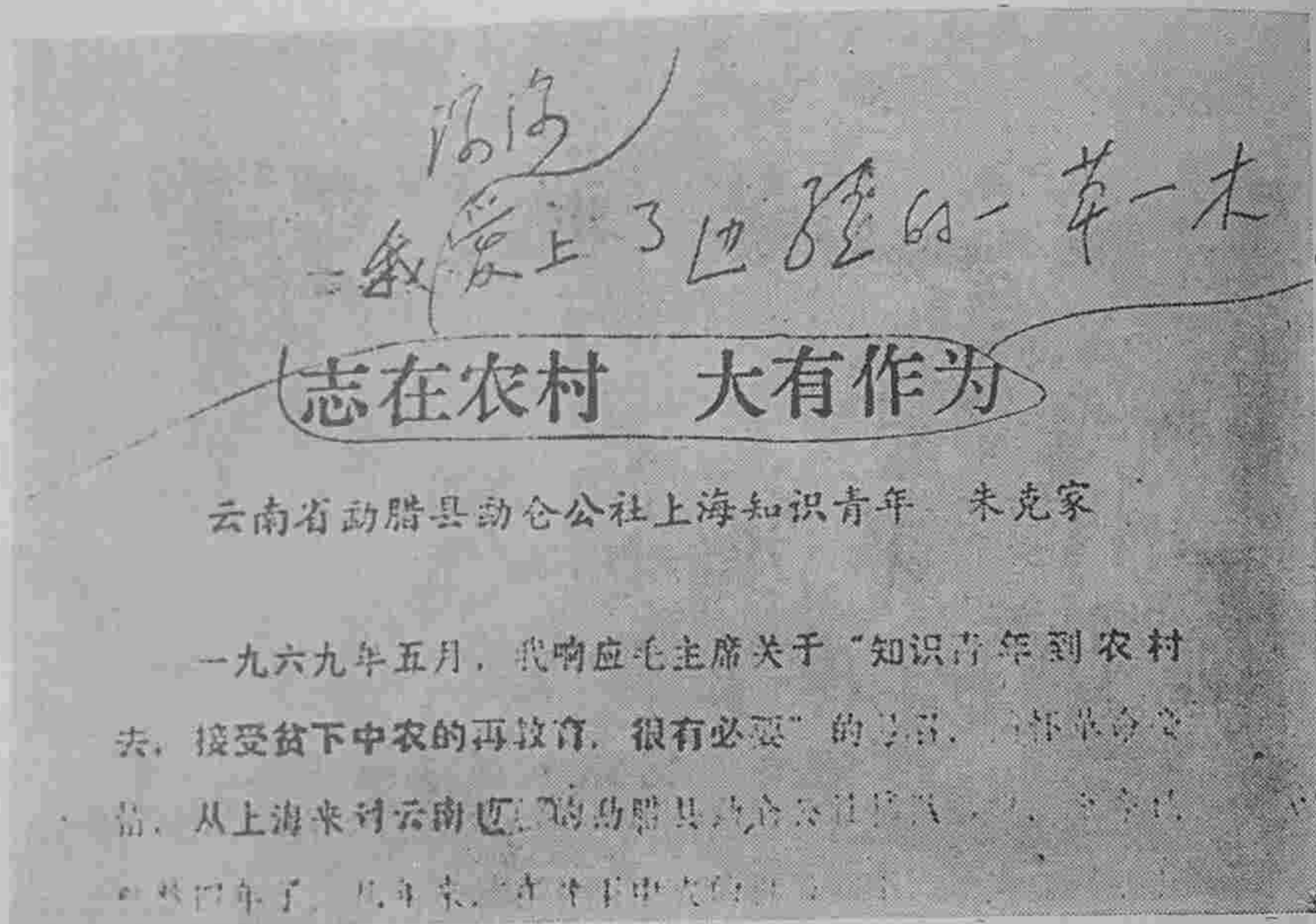
省委写作小组 张黎洲 1976.12.9

下面是姚文元“批示”原件的影印件



注：箭头所指是姚文元亲笔“批示”的原文：
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

下面是姚文元亲笔修改的吹嘘朱克家文章的标题原件的影印件



二、朱克家是一个假典型

一九七三年五月前后，“四人帮”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朱克家的“先进事迹”，吹嘘朱克家是爱尼山寨的“第一个革命教师”、“第一个裁缝”、“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说朱克家从曼掌生产队到莫登生产队当民办教师是“到更艰苦的地方去”；说朱克家“恳切请求”不去上大学，“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等等。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别有用心地编造出来的。

1、莫登生产队干部老大等同志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到我们生产队插队，对他在这里的情况我们最清楚。但“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把他吹上了天，吹嘘他是第一个教师，实际上在他以前就有四乐、熊绍忠、泰飘等在我们这里教过书；说他是第一个木匠，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男社员都会盖房子等木活；说他是第一个理发师，实际上我们爱尼族早就学会互相用推剪理发；说他是第一个裁缝，实际上我们历来是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线织布做衣服，六六年我们队的格苗还到区上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难道朱克家不来我们就不穿衣服吗？

“四人帮”这样无耻地捏造事实，把朱克家打扮成爱尼山寨的救世主，这是宣扬反动的“天才论”和“民族落后论”，是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极大污蔑和侮辱，我们决不能容忍！

老大 沙给 沙查 沙标 老四
标桑 材胖 口述 张荐华 记录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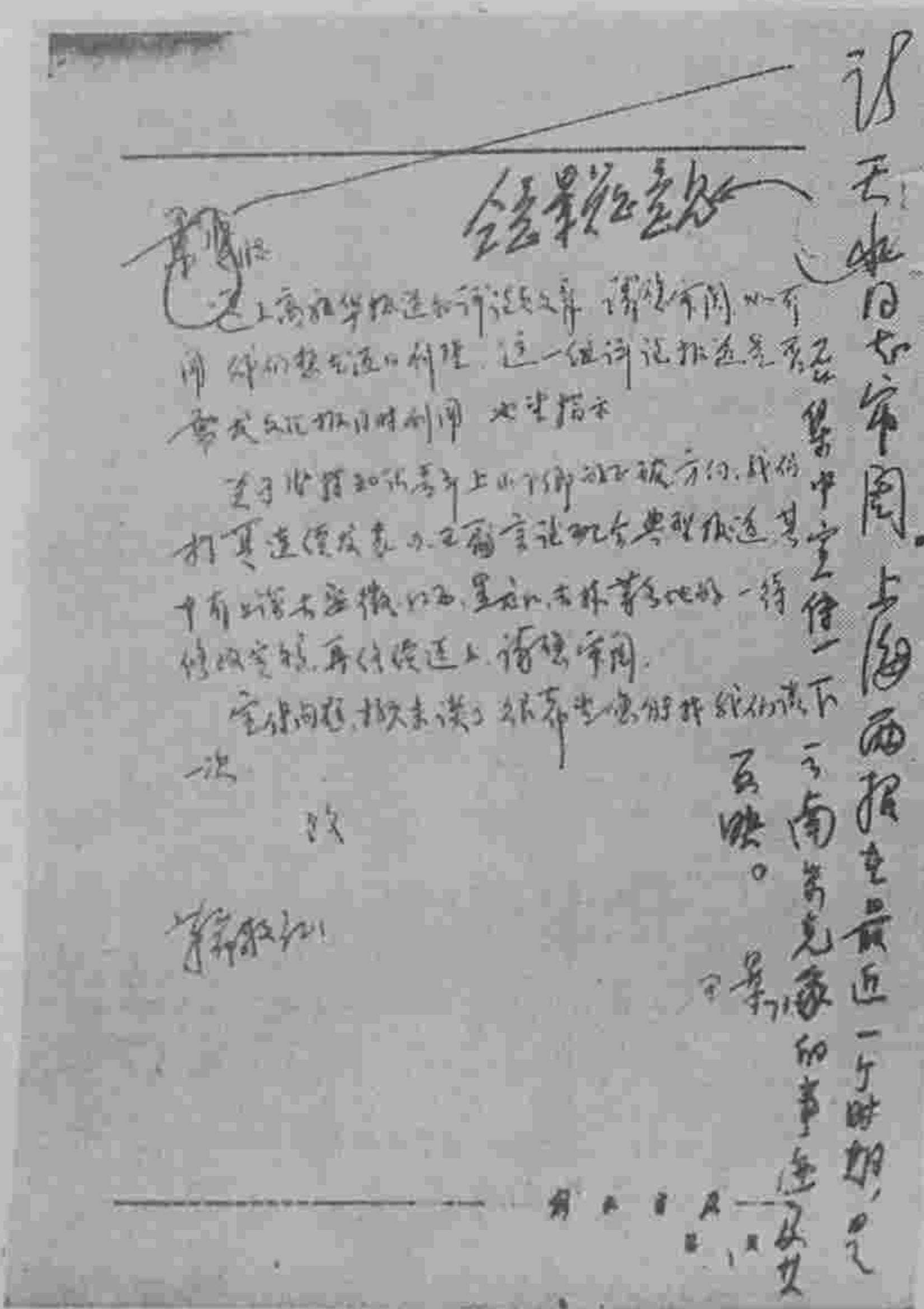
注：老大，原生产队长，现任保管
沙查，生产队长
老四，生产队民兵排长
材胖，生产队贫协组长

沙给，生产队指导员
沙标，生产队会计
标桑，生产队出纳

左面是马天水、徐景贤
“批示”原件的影印件

一九七三年五月，在《解放日报》的一份报告上，徐景贤为了吹嘘朱克家，批道：请天水同志审阅。上海两报在最近一个时期，是否集中宣传一下云南朱克家的事迹及其反映。

马天水批：同意景贤同志意见



2、曼掌生产队队长波旺同志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并不是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到莫登去的。莫登的生活比我们曼掌好，他去后还可以当老师，每月多拿十二元补助。他从曼掌到莫登是从差的地方到好的地方，群众说是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

波旺口述 董家录记录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

3、朱克家在曼掌生产队和莫登生产队的年终分配对比，说明他到莫登并不是“到更艰苦的地方去”

一九七〇年，朱克家在曼掌生产队除了口粮，分得现金五十五元二角六分。

摘自“曼掌生产队一九七〇年年终分配表”

一九七一年，朱克家在莫登生产队除了口粮，分得现金一百二十七元二角。（注：不含朱克家担任民办教师每月补助的十二元）

摘自“莫登生产队一九七一年年终分配表”

4、勐腊县委宣传部景秀琳同志关于朱克家报考大学的揭发材料

说朱克家“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恳切请求”不去上大学，这不是事实。一九七二年我在县招生办公室工作，当时勐仑公社向县里送来的报考大学学员登记表里，就有一份是朱克家亲笔填写的。

景秀琳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

5、朱克家关于报考大学问题的交代材料的影印件

1972年6-7月份间的大学招生，我们公社有2个名额，公社让我去，公社的组织干事刘思源给了我一张大学招生表，我很想上大学，当时我就填了表，是云南（昆明）师范学院，我填的是物理系。后来我考虑上师范学院读完后还是回来当教师，不合我的要求，我是想（上）理工科大学，决定放弃了，就对刘思源说：我决心留在农村。由于我的动机不良，根本不存在思想斗争，我这样做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

交代人 朱克家
1977.5.22

影印件原文

1972年6—7月份间的大学招生，我们公社有2个名额，公社让我去，公社的组织干事刘思源给了我一张大学招生表，我很想上大学，当时我就填了表，是云南（昆明）师范学院，我填的是物理系。后来我考虑上师范学院读完后还是回来当教师，不合我的要求，我是想（上）理工科大学，决定放弃了，就对刘思源说：我决心留在农村。由于我的动机不良，根本不存在思想斗争，我这样做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

交代人 朱克家
1977.5.22

6、朱克家同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代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表示要决心扎根农村，但一九七六年三月，他又把自己要求回农村去，污蔑为省委对他的“迫害”，充分暴露了他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下面是朱克家等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节录)

“我们决心扎根农村，……学大寨就是真扎根派，不学大寨就是假扎根派。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把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我们的口号是：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认真学大寨，二、三年或三、四年内把我们所在社、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

7、省委办公厅政治处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说他要“横下一条心”，做个“扎根派”，实际上他的户口、粮食关系早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就从勐腊县转来省委办公厅。

省委办公厅政治处

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

8、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街道知青办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七二年冬，朱克家回沪探亲。其弟朱克明是应届毕业生。其妹朱克莉是六九届毕业生，学校的重点动员对象，几年来一直不去务农。故街道乡办和里弄乡组人员上门去进行思想动员，希望朱克莉能落实毛主席指示，走上山下乡道路，否则会影响弟弟的毕业分配。朱克家一家态度一直很冷淡，对动员上山下乡深为不满。朱克家亲自到乡办，一进门就质问乡办工作人员：“为啥不给我弟弟分配？为什么要我妹妹去务农？”又说：“我妹妹有毛病，你们强迫她去是违反政策的。”乡办人员说：“你妹妹经医生多次检查，鉴定她的身体完全可以务农。”朱克家站起来拍着桌子说：“过去没有毛病，现在可以生出来，我妹妹就是不能上山下乡。”“依(你)当心一点，市里没有这样的政策。依在这里有权，总有一天要找依的”。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街道知青办

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

三、朱克家是“四人帮”指名“突击入党”的

吹捧朱克家“先进事迹”的文章发表前夕，“四人帮”得知他还不是一个党员，便授意要在文章发表前指名把他突击入党。就这样，在九小时内，打了十一次电话，朱克家被突击入了党。

1、省委写作小组张黎洲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上海写作组郭××带了替《红旗》杂志写的吹嘘朱克家的文章乘飞机离昆返沪。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左右，郭打来电话，说稿子已送到姚文元手里，准备刊用。又说：“领导意见，朱克家入党问题如能解决，宣传起来效果更好，影响更大。”我接了电话，即向省委宣传组负责人李××汇报，他说马上找下面解决一下好。下午二时半左右，他直接和思茅地委书记徐××通了长途电话，向徐转告了上述电话内容。徐当即答应向县里布置解决。当天晚上八时多，思茅地委办公室就回电话来，说公社党委已批准朱克家入党，党龄从四月二十七日算起。

省委写作小组 张黎洲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

2、原勐腊县勐仑公社党委书记禾贵根同志的证明材料

(节录)

关于朱克家的入党问题，具体经过是：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勐腊县委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上面来电话，要马上解决朱克

家的入党问题。当时党委成员已下乡不在家，来不及讨论。根据这个情况我只得代表党委批准他入党，并电话告诉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刘思源同志：你记着今天就是党委批准朱克家入党的日期，等朱克家回来后（注：朱克家当时在昆明）再补办手续。

禾 贵 根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

3、原勐腊县勐仑公社党委书记刘思源同志的证明材料

（节录）

我从大卡回到公社以后，拿出一份空白入党志愿书，把党内外群众意见、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意见、支部大会决议和上级党委批准栏，就填好了。为在时间上避免发生矛盾，我就依禾贵根告诉我的时间为准，依上述的顺序向前面推算填上的。朱克家从昆明回来后，我就把我已填好的那份志愿书交给他，让他填写本人应填的部分。

刘 思 源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

4、朱克家入党志愿书上填写的“入党介绍人”海杰同志（大卡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证明材料

七三年上半年，有一天我们在大队开生产队长会，公社有人打电话给刘思源，刘接电话后给我们说，上边已经批准朱克家入党了，你们有什么意见？我说：上面同意了，我们无意见，只是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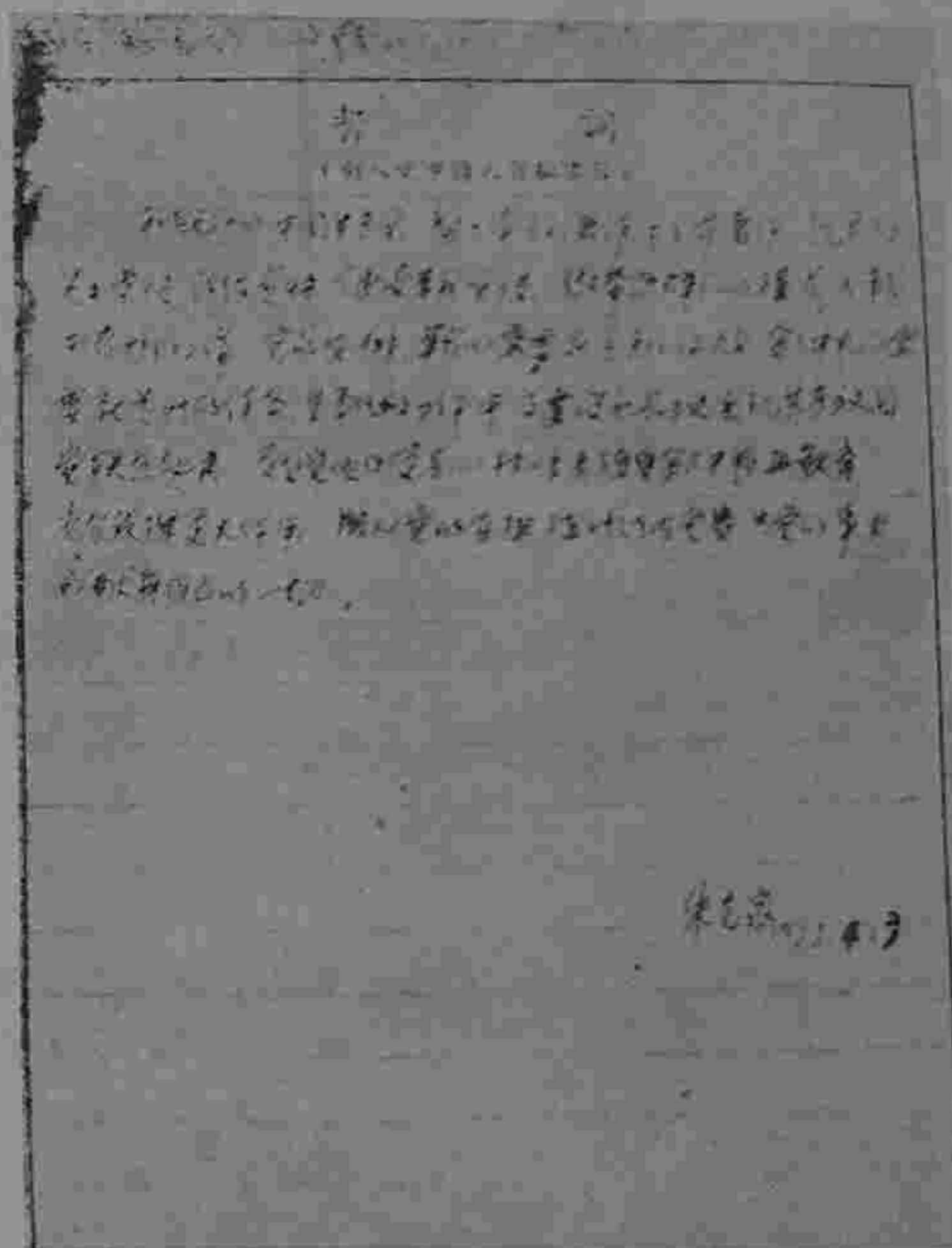
的家庭情况不了解。这样我才知道朱克家入党了。但谁是朱克家的介绍人我没有听刘思源说过，我也没有当过他的入党介绍人。

海 杰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

5、朱克家补填的入党志愿书，涂改了填表日期，改变了家庭出身，隐瞒了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

朱克家补填入党志愿书，开始补填日期写的是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后为了与“批准”入党的时间不矛盾，又涂改为四月二十三日。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也改填为“工人”。其父亲，解放前曾在上海法租界当过华捕（注：即警察）；二伯父曾在上海市伪警察局当过特务警察，解放后被我判刑劳改。朱克家在填写时都隐瞒了。



上面是朱克家1973年5月27日补填的入党志愿书中的誓词，落款日期由5月27日改为4月23日。

姓名	朱克家	性别	男	照片	
出生年月	1951年11月24日	民族	汉族		
籍贯	上海市崇明县	文化程度	初中		
家庭出身	工人	现在职业	民办教师		

上面是朱克家一九六八年填写的毕业生登记表，家庭出身为职员。

履 历 表			
姓 名	朱克家	性 别	男
名 字 别 名	朱克家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51年11月24日	照 像 处	(无像片者，可以免贴)
籍 贯	上海市崇明县		
本人政治	学生	文化程度	初 中
家庭出身	工人	现在职业	民办教师

上面是朱克家一九七三年补填的入党志愿书，家庭出身却改填为“工人”。

家庭主要成员	朱伟，父：即友，杨如贞，葛文忠白家，民办小学工。
及主要社会关系	朱克勤，大哥，国营电工，朱克强：哥，工人，朱克勤：妹，学生，朱克明：弟，活活工，高寿松：外公，退休工。
的政治情况	高寿松：上海一厂工人，高寿松：姐，甜豆，高寿松：女，团员。

上面是朱克家补填的入党志愿书，隐瞒了其父亲和二伯父的政治历史问题。

6、莫登生产队党小组长沙给同志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入党后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把组织关系转走，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交过党费。

沙 给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

7、省委办公厅政治处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自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将其党员组织关系从勐腊县转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以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党的支部和小组生活，没有交过一次党费。

省委办公厅政治处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

四、朱克家是典型的政治暴发户

“四人帮”把朱克家突击入党、树为全国知识青年的“典型”后，又把他塞进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和四届人大常委。

1、张春桥汇报假情况，吹嘘朱克家，欺骗周总理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晚，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当周总理表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北京知识青年后，张春桥马上别有用心地捏造事实，汇报假情况，大肆吹嘘朱克家，欺骗周总理。

下面是张春桥汇报的原话

上海有个青年朱克家，到云南爱尼族地区一个高山顶上插队落

户。那里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去后成了宝贝。又开拖拉机，又蹬缝纫机，又当理发员，又当赤脚医生，又当教师，一天忙得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很受贫下中农欢迎。每天回家，贫下中农已经给他做好了饭。后来公社要推荐他上大学，贫下中农恋恋不舍，希望他留下来。他说：贫下中农希望我留下来，我就在这里扎根，扎根扎定了，不上大学了。

摘自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档案材料

2、省革委知青办公室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七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云南省委推荐要表扬的是在云南的一位北京知识青年，会上都没有提出异议，但姚文元却说，朱克家更先进，硬要省委换成朱克家。

省革委知青办公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省委组织部曹贤桢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省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酝酿选举云南省出席党的“十大”代表，我是抽调到会上的工作人员。当时，听负责“十大”代表工作的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位领导同志给我们讲：朱克家是张春桥提名的。他说，周兴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时说，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张春桥对他说：“朱克家你们不提上海也要提”，因为张春桥说了话，省委才决定提名朱克家为云南省出席党的“十大”代表候选人。在酝酿过程中，有些小组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做了解释工作。后来，朱克家即被选为“十大”代表。

曹 贤 桢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4、上海马天水的揭发交代材料（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我参与四人帮培植朱克家罪行的交代揭发

朱克家是四人帮姚文元亲自培植的，我记得一九七三年初文汇情况上登了朱克家一些插队落户的情况。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看到后直接批给朱永嘉，要他组织人写情况写文章。我记得朱永嘉给我也谈过这个情况。我当时也同意朱永嘉组织人去云南了介（解）情况写文章。我记得朱永嘉给我也谈过这个情况。我当时也同意朱永嘉组织人去云南了介（解）情况写报导，后来朱永嘉组织人去了介（解）写了一篇文章直报姚文元，登了红旗。

到了召开十大的时候，姚文元亲自选定朱克家为十大侯补中委候选人，在小组讨论时辽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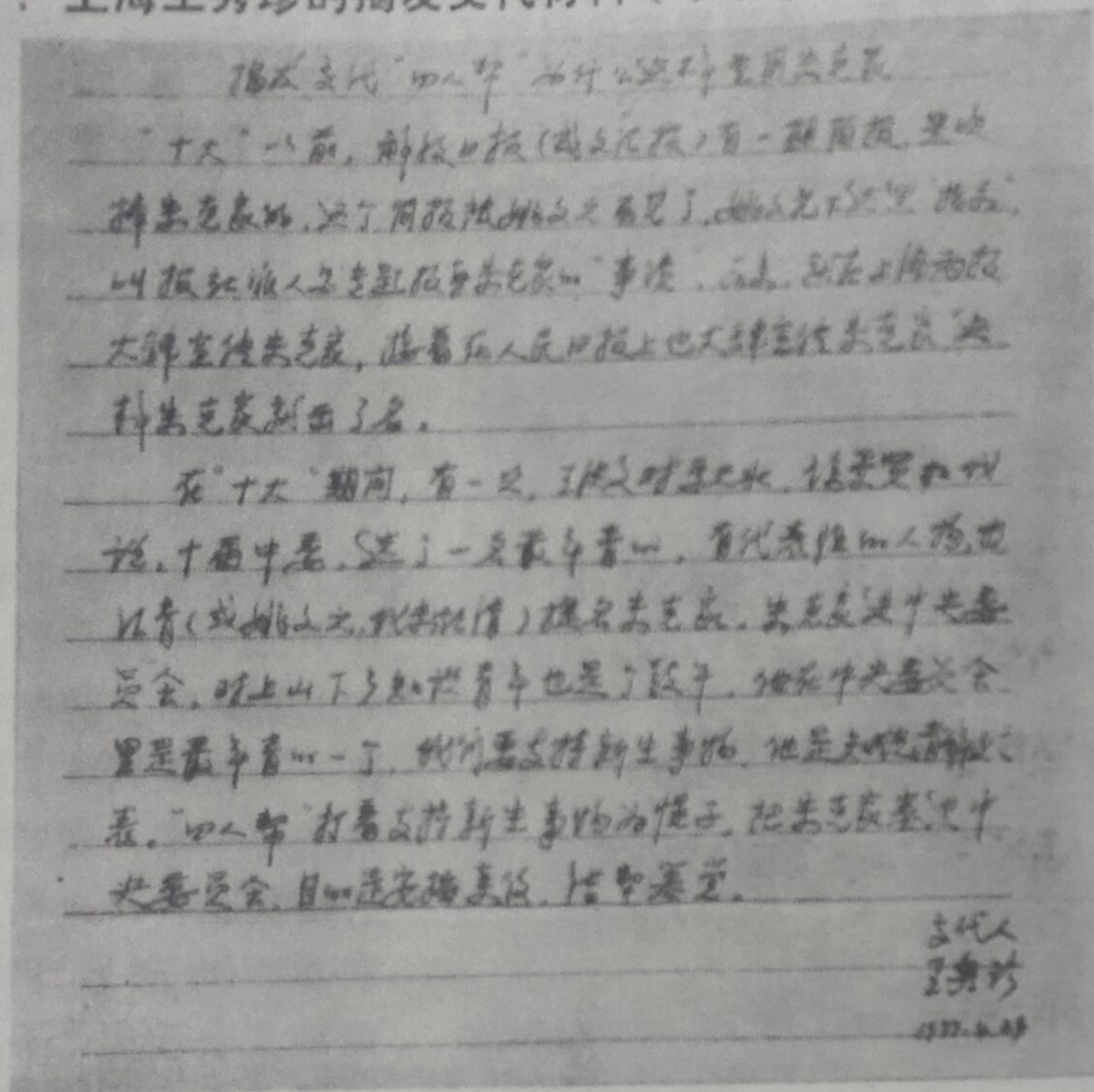
人提出朱克家只二十二岁太年轻，徐景贤还为朱克家辩护，说年轻也很好么（嘛）。在回来传达十大会议时，我们也讲过朱克家的所谓先进事迹。

马 天 水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

我参与四人帮培植朱克家罪行的交代揭发
朱克家是四人帮姚文元亲自培植的，我记得一九七三年初文汇情况上登了朱克家一些插队落户的情况。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看到后直接批给朱永嘉，要他组织人写情况写文章。我记得朱永嘉给我也谈过这个情况。我当时也同意朱永嘉组织人去云南了介（解）情况写报导，后来朱永嘉组织人去了介（解）写了一篇文章直报姚文元，登了红旗。
到了召开十大的时候，姚文元亲自选定朱克家为十大侯补中委候选人，在小组讨论时辽宁有人提出朱克家只二十二岁太年轻，徐景贤还为朱克家辩护，说年轻也很好么（嘛）。在回来传达十大会议时，我们也讲过朱克家的所谓先进事迹。

5. 上海王秀珍的揭发交代材料(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揭发交代“四人帮”为什么这样重用朱克家

“十大”以前，解放日报(或文汇报)有一期简报，是吹捧朱克家的，这个简报被姚文元看见了，姚文元下达黑“指示”，叫报社派人写专题报导朱克家的“事迹”，后来，就在上海两报大肆宣传朱克家，接着在人民日报上也大肆宣传朱克家，这样朱克家就出了名。

在“十大”期间，有一次，王洪文对马天水、徐景贤和我说：十届中委，选了一名最年青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由江青(或姚文元我未记清)提名朱克家。朱克家进中央委员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是个鼓午(舞)，他在中央委员会里是最年青的一个，我们要支持新生事物，他是知识青年代表。“四人帮”打着支持新生事物的幌子，把朱克家塞进中央委员会，目的是安插亲信，结帮篡党。

交代人 王秀珍

1977.4.24

6. 省委组织部曹贤桢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九月，中央发出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央指示：为了使代表面广一些，除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外，党的“十大”代表一般不再安排为四届人大代表。

朱克家本来不是代表候选人，但在省革委会第十五次全会即将开会通过代表人选的前两天(即九月三十日)，省委突然收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通知，说“根据工作需要，中央建议朱克家为云南省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额不包括在中央分配给云南的名额之内”。这样，朱克家就成了四届人大代表。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省里派我去北京汇报我省四届人大代表工作准备情况。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四届人大代表工作值班室的一位负责同志要我当晚用电话告诉省委，要省委考虑推荐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并说推荐的人员，尽可能不提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说：“朱克家中央已有考虑，你们不要再提了”。我当时就在中央四届人大代表工作值班室用电话报告了省委。第二天，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后，向中央推荐了三名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推荐朱克家)。后来四届人大开会时，宣布的人大常委候选人中仍有朱克家。显然，朱克家当上人大常委也是“四人帮”一手安排的。

曹 贤 桢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二部 分

朱克家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 对抗中央〔1976〕四号、五号文件， 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罪证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朱克家在会议期间向“四人帮”告黑状，直接领受“四人帮”的黑旨意。回到昆明后，这个“四人帮”在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即与另外两名头目黄兆其、刘殷农更加紧密勾结，抱成一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捣乱破坏。他们凌驾于省委之上，强迫省委按“四人帮”的要求“转弯”；冲击省委召开的重要会议；大肆鼓吹“层层揪代理人”，策划指挥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他们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了一个和中央文件相对抗的省委四十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冲击了农业，冲击了商业，冲击了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加混乱。他们妄图乱中夺权，密谋策划改组省委，篡夺全省领导大权。

一、朱克家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以“太上皇”自居，强迫省委按“四人帮”的要求“转弯”

朱克家在省委没有任何职务，却凭借他是“四人帮”的亲信，秉承“四人帮”交给他的任务，以“太上皇”自居，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指名道姓给省委一些负责同志加上种种“罪名”，威逼他们按照“四人帮”的要求“转弯”。

1、省委办公厅朱平、傅新明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六年二月，朱克家在北京领受了“四人帮”的黑旨意，回来后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省委之上，强迫省委按“四人帮”的要求“转弯”。去年三月，他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公然拿贾启允来压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说：“除贾启允同志外，对其他几个同志的讲话很不满意。……贾启允同志有严重错误，作了检查，其他同志为什么不作检查？”并指名道姓地攻击了省委的领导同志，狂妄地威胁：“你们不检查，我要买飞机票上北京告你们”。朱克家就是这样倚仗“四人帮”这个黑后台，压省委按照“四人帮”的要求“转弯”，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朱 平 傅新明

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

2、思茅地区农垦分局惠民农场辛温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在去年五月初的那次（知青）座谈会期间，我曾问及朱克家准备何时返回生产队，他说：“王洪文要我帮助省委转好弯子，省委问题不解决，在下边干有什么用？”

辛 温

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

3、共青团省委郭静辉的揭发交代材料(节录)

(七六年)七月底,在朱克家的住地,议论现在有很多人找省委领导解决问题。我说:“去年你又不来,怎么次次都要你参加做工作?”朱说:“要参加。在北京时,是王洪文指示,要我回来参加省委做工作的。”

郭 静 辉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日

二、朱克家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向其 帮伙黄兆其交底

黄兆其的交代材料(节录)

去年三月地书会议前,我到连云港去看朱克家,……朱克家还谈到中央打招呼会议的以下情况:

朱克家说:“我在会上揭发了省委把省里的年轻干部搞下去了,不仅把派头头搞下去了,连工农出身的新干部也整下去,连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也搞下去了,他们整人整得太伤感情了。王洪文听了说,我不同意小朱的意见,这不是感情问题,而是个路线问题。把中央候补委员,把省委常委整下去,你们也不请示报告,这些干部的处理权在中央。”

朱克家说:“王洪文在云南组说,你们去年的云南日报我都看了,你们云南反派性反得这么厉害,派性一万年以后还有,你们云南这样反派性是整造反派,是打击新干部。把年轻干部整去搞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就是迫害。”朱克家说:“王洪文还专门问了徐学惠的情况,……王洪文要贾政委带给徐学惠一张条子,向她问好。”

朱克家还说:“中央首长说了,要帮助省委领导转好弯。我是向中央做了保证的。这次把你们(注:指黄兆其等人)几个叫回来,要帮助省委转好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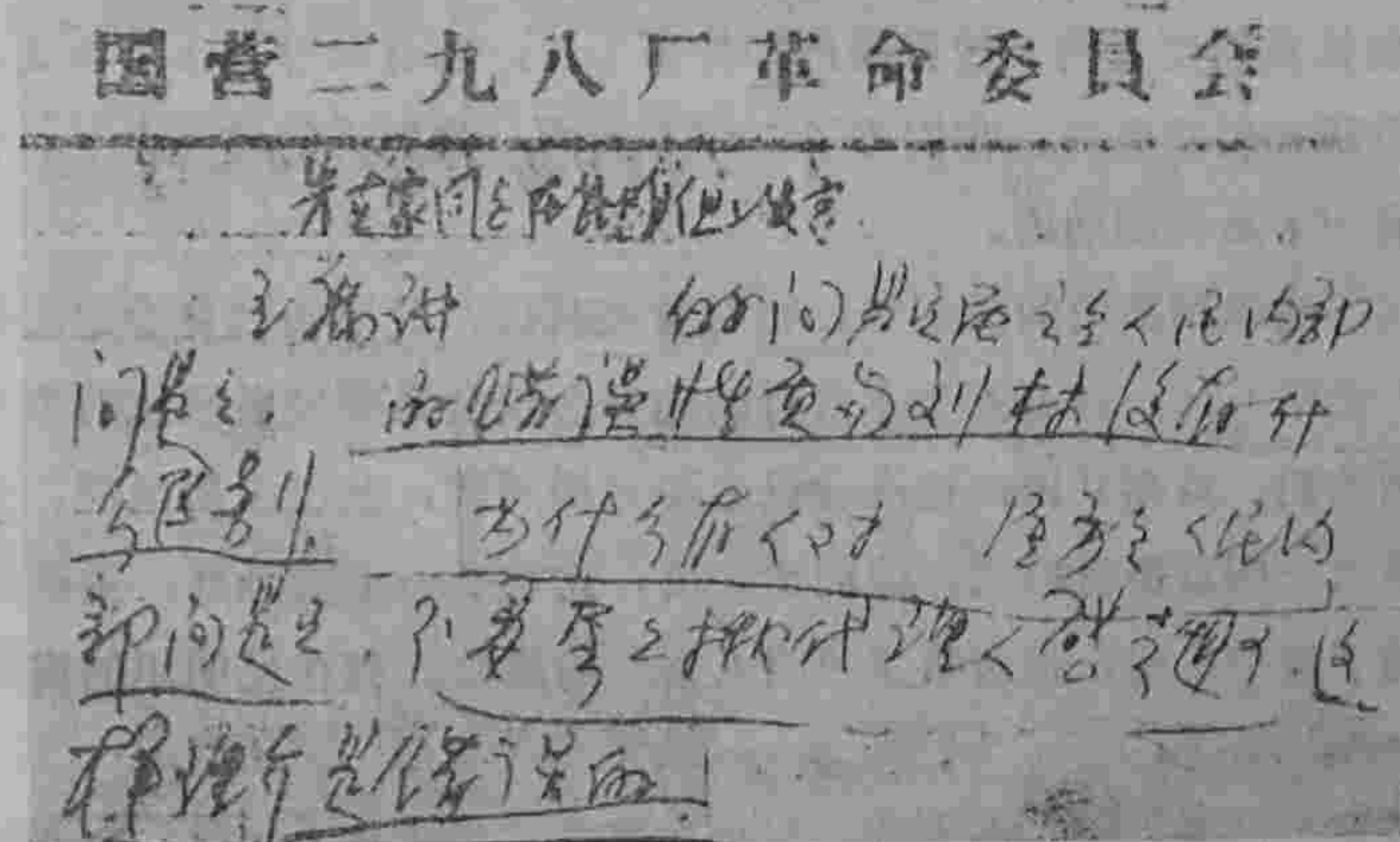
黄 兆 其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

三、朱克家破坏地书会议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朱克家公开对抗中央〔1976〕四号、五号文件,违背中央规定,大肆兜售“四人帮”的黑货,为“四人帮”涂脂抹粉,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伙同黄兆其、刘殿农等人密谋策划,内外勾结,威逼省委把帮派同伙拉入会议,组织帮派势力冲击地书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刮起了揪斗领导干部的妖风,在全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朱克家在地书会议昆明小组会上发言记录(节录)的影印件



左面是二九八厂章世祖的记录。此记录曾由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刻印广为散发。

影印件原文

主席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错误性质与刘、林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人对△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不要层层揪代理人感兴趣,这样理解是错误的。

2. 朱克家关于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破坏地书会议的交代材料（节录）

一、在去年第一次省委常委会研究召开地书会议规模和参加人员时，黄兆其到我住处对我说，地书会议要老、中、青都来，决不能只来一二把手，不然会议开不出什么名堂，特别是去年挨整的青年干部要来，你们一定要坚持。我对贾启允说了，贾表示同意。在我伙同黄兆其阴谋活动的压力下，打破了省委决定的会议规模。我们要青年干部来参加会议，目的就是集中全省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在地书会议上形成一股攻省委的力量，进行捣乱破坏，使云南大乱走出第一步。

二、地书会议的简报，省委研究决定不互相交流，也不登全文。在翠湖宾馆黄兆其对我说，简报这样搞不行，没有发挥作用，简报要交流，要登全文，特别是联系实际的重要部分，简报我们要抓过来。我对黄兆其说，这个决定是几个书记提出的，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跟他们（注：指帮伙）说一下，让他们在会议上强烈要求，然后提到常委会上来讨论，现在我们说话很起作用。黄兆其说，好。经我们两面夹攻，省委只好同意。简报变成了攻击省委和各级党委的工具。

三、在刘殷农他们冲常委会那天，刘在翠湖宾馆问我，下午是不是常委在连云巷开会，我说是的。刘殷农说我们要去些人找省委把那件事（注：指打招呼会上王洪文的讲话）搞清楚，还要省委帮我们发电报。我们去了，你不要响，我们讲的差不多了，你再出来做工作。这件事有一半是我煽动的。

四、会议开始不久，在翠湖宾馆的院子里，我对黄兆其说，我准备到各小组去都讲一讲，要把舆论抓住，去年（注：指七五年）六月的地书会议全是那些老家伙的市场，跳得多高，这次要压倒他们。黄兆其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揭问题，我已给胡延观、安炬祥等人说了，叫他们拿出一些重要材料来，他们正在搞。这次会一定要开好，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会上我窜遍了每个小组，拚命贩卖“四人帮”的黑货。我在昆明组的讲话，也是我们商量好的。

五、地书会议的后期，准备形成一个文件，写出初稿后，黄兆其跟我说，这个文件调子太低，不能解决问题，要按我们的调子来写。我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很大，我们也不能让步，现在省委被冲击得很厉害，只要压一压就会后退。第二天我问刘殷农，准备怎么办？刘说，这根本不是个转弯的文件，要根据提的意见来修改，不然就不能通过。最后中央发来了指示，还是按四、五号文件办，才没有形成文件。

朱克家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

四、朱克家在省委理论讨论会上煽动夺权

一九七六年五月，在省委理论讨论会闭幕会上，事先没有安排朱克家发言，他自己也说不发言，可是在省委主要负责人讲话以后，他却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发表了一个反党讲话，用心险恶地污蔑我省有些地方和单位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叫喊运动“靠这些人领导是不行的”，“要抓权”。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的反革命煽动和捣乱破坏下，不少地区和单位的党委被夺了权或者被搞瘫痪，在全省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朱克家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省委理论讨论会闭幕会上的反党讲话记录（节录）

我们搞革命同党内走资派斗，也要抓权。我们不能信任这样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们。

我们省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弯子没有转好。去年至少说明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如果不转弯，发展下去，就会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去年打下去多少人，请上来多少人？这个数字是不小的。正是如此，造成有些地方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靠这些人领导是不行的。

2、省委宣传部谢承彦同志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为了配合“四人帮”在云南篡党夺权，非常重视造反革

命舆论。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省委理论讨论会闭幕会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本来那天没有安排他发言，临时他跳了出来，作了一个发动层层夺权的黑讲话。他在讲话中公开煽动“要抓权”，说什么“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能把领导权交给他们”，“同党内走资派斗，也要抓权”。讲话以后，当场就有人问他：“夺权怎么夺？”“是不是象上海一月革命那样干？”但他却避而不答。我们会议简报组把他的发言整理出来，准备出简报，他作贼心虚，感到“也要抓权”这句话太露骨了，亲自把它改为“领导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谢承彦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五、朱克家在省红卫兵先代会上煽动、策划 批斗省委领导同志

一九七六年八月，在共青团省委召开红卫兵先代会的前夕，朱克家擅自篡改会议“通知”，把会议的指导思想改变为向“省委内走资派”作斗争；会议期间，他又耍两面派手法，把省委领导干部骗到会场，进行批斗，在全省造成恶劣影响。

共青团云南省委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六年八月，朱克家以联系云南实际为名，把攻击省委的内容硬塞进会议“通知”。会议开始前，朱克家还私自修改了“开

幕词”，把“四人帮”的黑货写进“开幕词”里，企图煽动与会的红卫兵、团干部揪“省委内的走资派”。完全篡改了经省委批准召开的省红代会原“通知”的指导思想。

会议期间，他又竭力煽动召开批斗会，批斗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说是：“批判会一定要开，批判的调子要高，团省委领导要带头发言”。当有的团干部提出批判材料不够时，他说：“材料多的是，没有，我提供。”他一面给会议提供诬陷省委领导人的黑材料，一面又假借会议的要求，以请“省委领导同志到会支持”、“保证不会出问题”等谎话，把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骗到会场，进行批判斗争，而他自己却作贼心虚，借故不参加大会。嗣后，一些县召开红代会时，也有人照朱克家的做法，揪斗当地领导干部。

共青团云南省委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六、朱克家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以后，朱克家活动频繁，四处点火，先后窜到机关、学校、厂矿和一些会议上去，作报告，发“指示”，大造反革命舆论。他还亲自跑到昆明师范学院“蹲点”，按照“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做法，妄图把它变成向党进攻的据点。

1、朱克家在一些单位和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的影印件



2、昆明师范学院刘世贤等五同志的揭发材料

去年四、五月间，朱克家窜到我院“蹲点”。他宣称：到师院搞一个点，推动全省运动。妄图把师院变成他们向党进攻的一个据点。

朱克家一到我院，就四处兜售“四人帮”的黑货。多次在大小会上无耻美化“四人帮”，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江青被整得够呛，拿《创业》来搞江青……这是阶级报复。”他还散布党内资产阶级“包括了很多党员”；“好多地方的领导权被复辟派掌握，好多单位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诬蔑群众要求落实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是“打横炮”。

朱克家直接插手我院大批判组，亲自授意炮制反党黑文《“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狂叫：“全国还没有写这个问题的”，他

直接打电话要《云南日报》一定要登这篇反党黑文。他还在师院一些人中煽阴风点鬼火，叫喊：“他们(指院领导)不干，你们干”；“不要叫人家牵着鼻子走”。他阴谋改组院党委，企图把一个已经调离师院的帮兄安插到师院当第一把手。朱克家在我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院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的倒行逆施，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中。

刘世贤 杨发恩 罗光荣
杨光楣 胡记堂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

3、省委宣传部叶祖荫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一九七六年四、五月，我参加朱克家在昆明师范学院“蹲点”的工作组，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现揭发如下：

朱克家在师院“蹲点”期间，效法“四人帮”在清华的干将迟群、谢静宜，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四月份，在师院的一个会上，他说：省委班子里头有些人，至少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如不转好弯子，发展下去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他四处收集材料，在师院翻印、扩散。他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字报选编》要来几十套，分发全院；把“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整理的攻击党中央、国务院的黑材料也弄到师院来。他还准备把宣传部林敬荣私整的诬陷宣传部和省委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在师院抛出来。

他直接定题目，出思想，授意写文章。五月中旬，经他通过，

一篇署名“昆明师范学院大批判组”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学习《五·一六通知》的体会为名，宣扬“四人帮”鼓吹的“阶级关系变动论”、“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等反动观点。随后，他又提出“要写一篇批全面整顿的文章”。他说：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现在讲这个问题的文章在我们省还没有。要联系云南实际，多点一些云南存在的问题，写出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来。在他的授意下，这篇文章五月底写出初稿。七月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为题发表，流毒全省。

叶祖荫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4、朱克家炮制的一篇反党文章的影印件



《“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是朱克家在昆明师范学院“蹲点”期间炮制的一篇反党文章，发表在《云南日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第二版。

在这篇反党文章中，恶毒攻击“整顿”是“复辟狂言”、“反革命叫嚣”，是“给党内外资产阶级发出的反革命动员令”。污蔑凡是进行了整顿的地区和单位“革命的新生力量横遭打击和排斥”，“出现了走资派整革命派、‘还乡团’整‘儿童团’的现象”。咒骂“整顿领导班子”，“抓领导班子”是“网罗和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拚凑翻案复辟的‘还乡团’”，是“让‘还乡团’掌权，复辟派执政”。还胡说什么按“全面整顿”这套搞下去，“不仅会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且还会葬送民主革命的成果”，“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等等。

七、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炮制省委四十号文件，使全省更加混乱

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了使其篡党夺权的活动“合法”化，早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地书会议期间，就企图迫使省委搞一个“转弯”的文件，由于省委内多数同志坚持按中央的指示办，未能搞成。六、七月份，他们胁迫和伙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内外结合，加紧向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施加压力，强行炮制出四十号文件。这个坏文件公然和中央文件相对抗，全盘否定了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1975〕二十六号文件，否定了我省一九七五年的大好形势，在全省造成极大的混乱。

1、李原同志的揭发材料

搞省委四十号文件的常委会议，是贾启允同志接朱克家等人的要求召开的。朱克家说：“云南的问题主要在省委，省委又主要在几个书记思想弯子没转好。”逼迫省委向“四人帮”一边转弯。朱克家诬蔑省委“贯彻了全面整顿，实质上是搞了全面复辟，这不是和平演变，而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复辟的演习”。叫嚷“你们各有各的账，不认账是不行的，不然只有上北京，看中央（指“四人帮”）怎么处理了。”

朱克家步步进逼，贾启允的调子也步步升级，一再检讨他“全盘接受并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了走资派错误”。朱克家就抓住贾启允，大压其他人，说：“贾启允的问题弄清楚了，是不是云南的问题就清楚了？”还威胁说：“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检查要写出来，上报中央”。在朱克家及其帮派势力的压力下，贾启允按照“四人帮”的调子炮制了省委四十号文件。这个文件出笼以后，贾启允还顺应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意志，不顾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不接受各级党委的意见，立即印发全省，强令执行。这时，朱克家到处夸耀：“这个文件是我一字一句抠出来的。”

李 原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2、朱克家关于炮制省委四十号文件的交代材料（节录）

在讨论文件的时候，我的调子是很高的，我使用了高压手段，凌架于省委之上，我连常委也不是，但我的权力却大的出奇，最后一道修改，贾（启允）要我也参加，修改时很多是按我的意见进行修改。文件形成之后，我在会上很得意的说，这个文件是我们

一字一句精心搞出来的。我在外面吹嘘说，这个文件是我们斗出来的，是不容易的，对那些至今还不很好转弯的人是当头一棒。

朱 克 家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

3、省计委办公室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了达到篡夺省委领导大权的目的，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使我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朱克家在去年三月省委召开的地书会上污蔑我省一九七五年的大好形势，学着“四人帮”的腔调胡说什么“火车正点是坐在火山上的，总是要爆发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是假的，搞上去也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帮派势力的捣乱破坏下，去年我省不少单位停工停产，一部分企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一九七六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五年下降近百分之十五，还达不到一九七三年的水平。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幅度更大，比一九七五年减少四分之一，倒退了五年多；粮食减产了七亿多斤，上《纲要》的县从一九七五年的十二个减成七个；财政收入比计划短收百分之四十一，外贸计划完成也不好，无法很好对外履约。

他们策划指使帮派势力冲击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贵昆铁路中断，汽车运输严重不畅，给工农业生产和市场带来十分严重的困难，食盐、火柴、灯泡、电池、肥皂等生活必需品都一度脱销，群众买煤要排几天几夜的长队。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都受到严重影响。

省计委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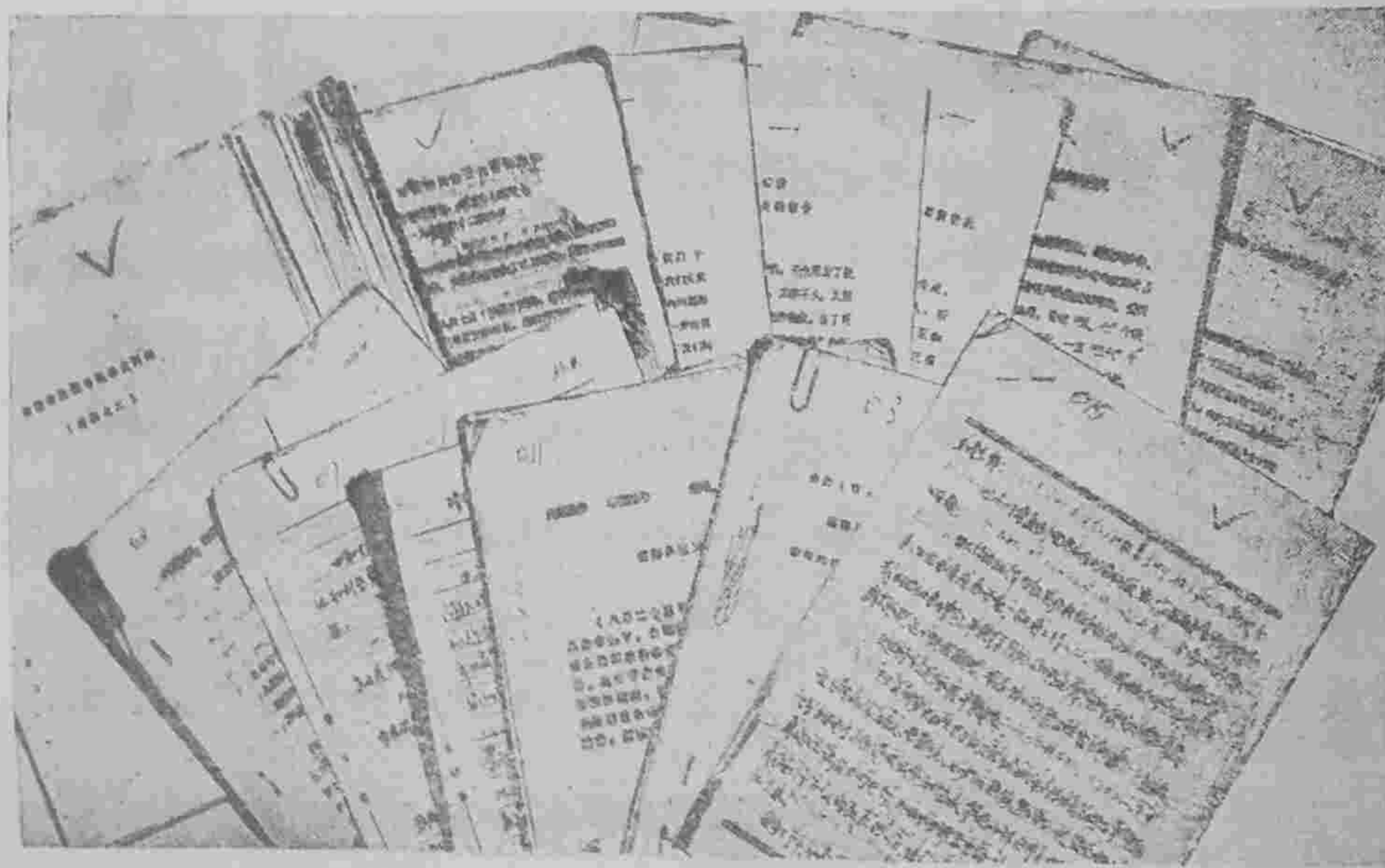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

八、朱克家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改组省委，阴谋篡党夺权

朱克家私自搜集诬陷省委领导同志的大量黑“材料”，为“四人帮”提供“情况”，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多次密谋策划，提出改组省委的具体方案、人选，以实现其全面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罪恶阴谋。

1、朱克家搜集诬陷各级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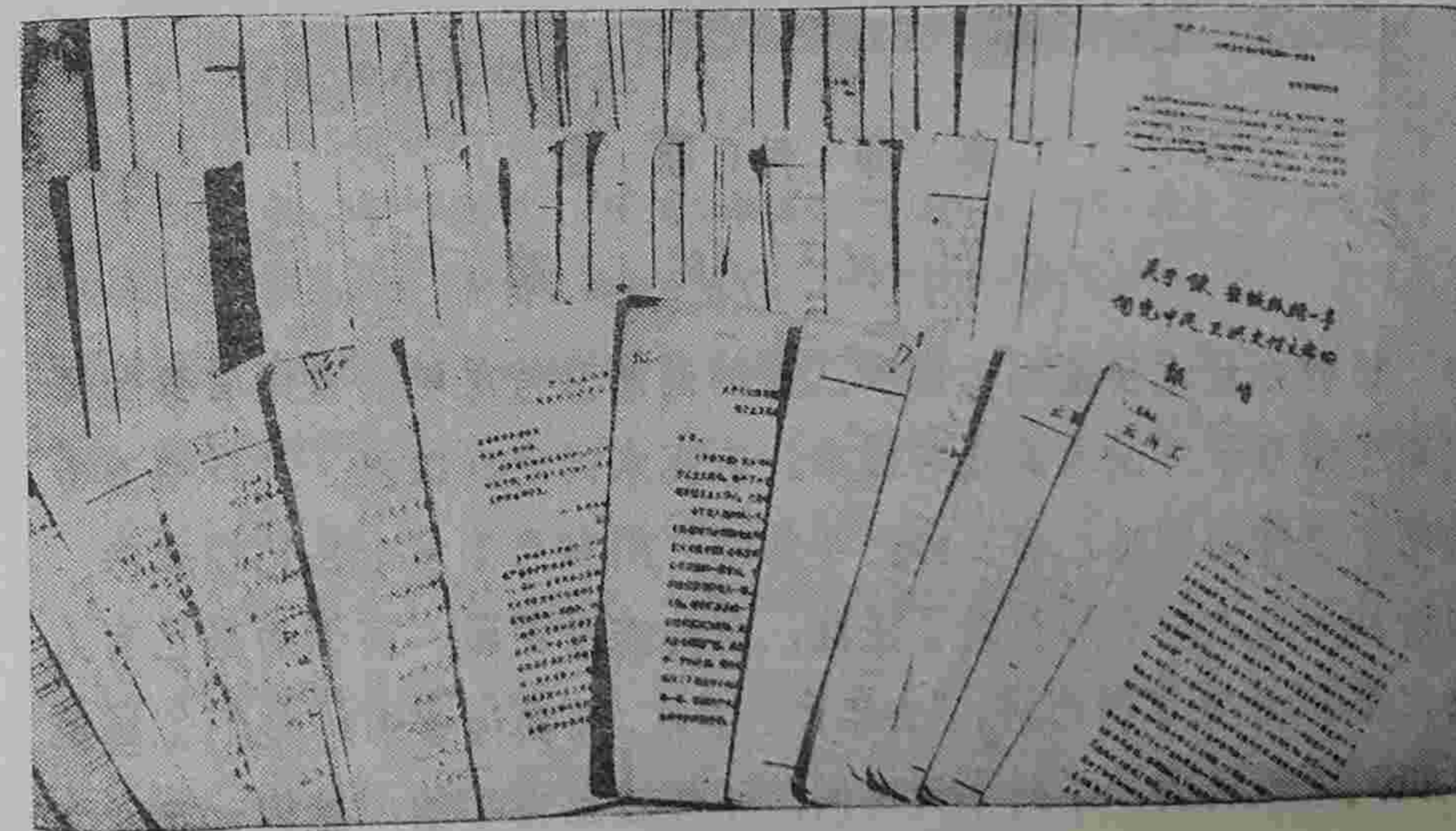
下面是朱克家搜集的诬陷省委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原件的影印件



下面是朱克家搜集的诬陷各地、州、市委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原件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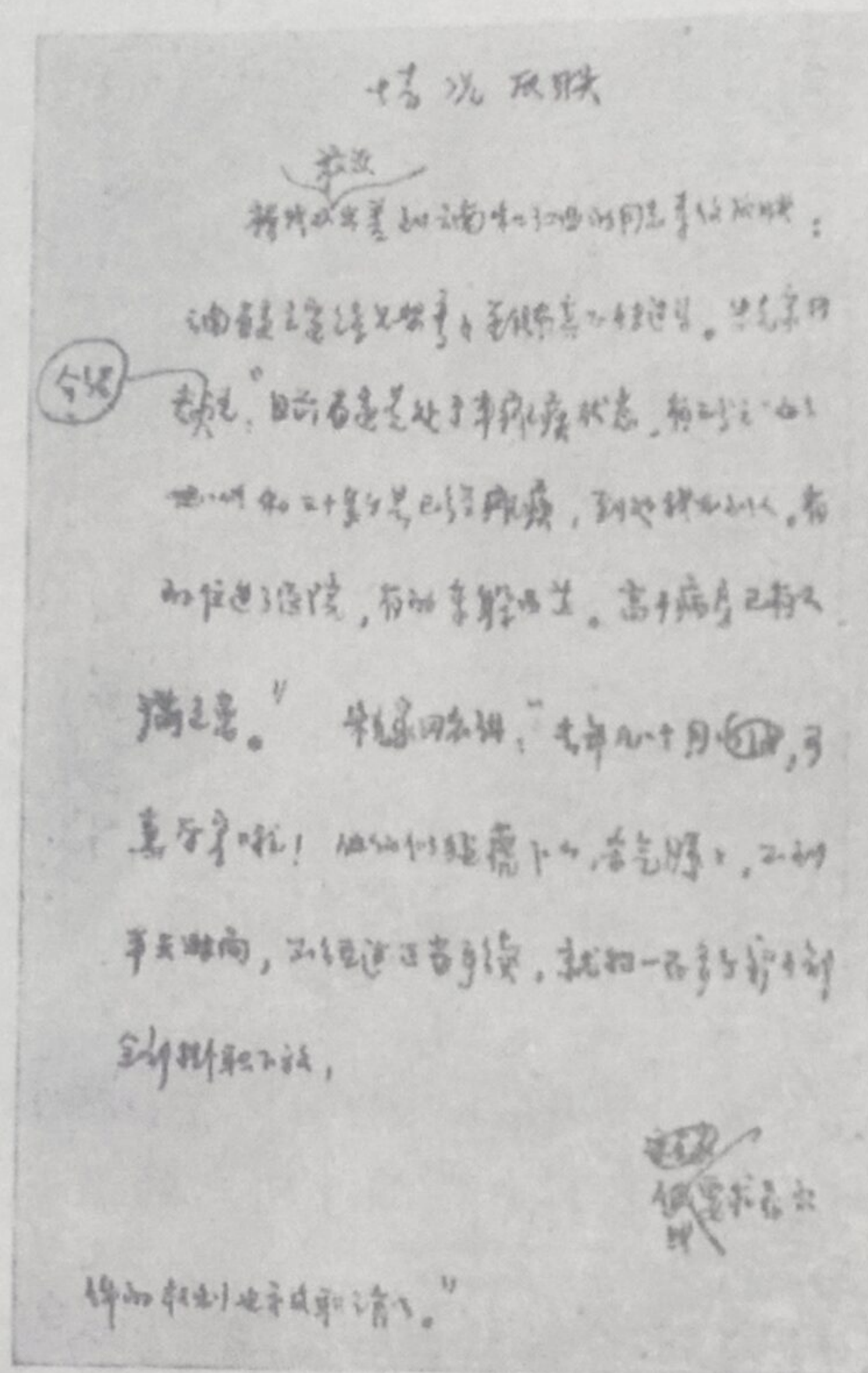


下面是朱克家搜集的诬陷省属各单位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原件的影印件



注：以上材料是从朱克家住地查出的。

2、朱克家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情况”



左面是上海市某办公室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的一份《情况反映》原件（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情况反映

据我办最近出差到云南和江西的同志来信反映：云南省委主要领导思想弯子并没有真正转过来。朱克家同志介绍说：“目前省委是处于半瘫痪状态，有三分之一的地、州和三十多个县已经瘫痪，到处找不到人。有的住进了医院，有的东躲西藏。高干病房已有人满之患。”朱克家同志讲：“去年九、十月，可真厉害啦！他们似猛虎下山，杀气腾腾，不到半天时间，不经过正当手续，就把一百多个新干部全部挂职下放。……我要求看文件的权利也被取消了。”

3、省委宣传部叶祖荫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或七日）晚八点左右，我到朱克家宿舍去。我进去时，朱、黄、刘帮派体系的核心人物涂晓雷正在讲话。之后，朱克家对涂晓雷说：关于云南当前的一些情况，我给中央写了信，反映了我们的看法。你能不能在最近很快搞一个你们对云南问题的意见。涂晓雷问他：是以你的名义搞，还是怎样？朱克家说：是你们的意见。你可以问一问老黄（注：指黄兆其）争取最近几天给我。

叶祖荫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4、黄兆其的交代材料

去年九月初，有一天晚上，涂晓雷到我家里告诉我说：“刚才我去了朱克家那里，朱克家要我告诉你，中央快解决云南问题了，你们应该向中央写报告，提出你们对云南问题的看法，提出解决云南问题和省委领导班子的意见。”我对涂晓雷说：我们先考虑一下，抽个时间再讨论。九月二十日左右，我、刘殷农、沈炳章、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在杨慰农家里开会。这次会上我们统一了看法……（注：在这里他们具体策划了改组省委的方案和人选）。涂晓雷说：“朱克家看来要当省委副书记了……”。涂晓雷还提出要推荐我进省委当常委。

黄兆其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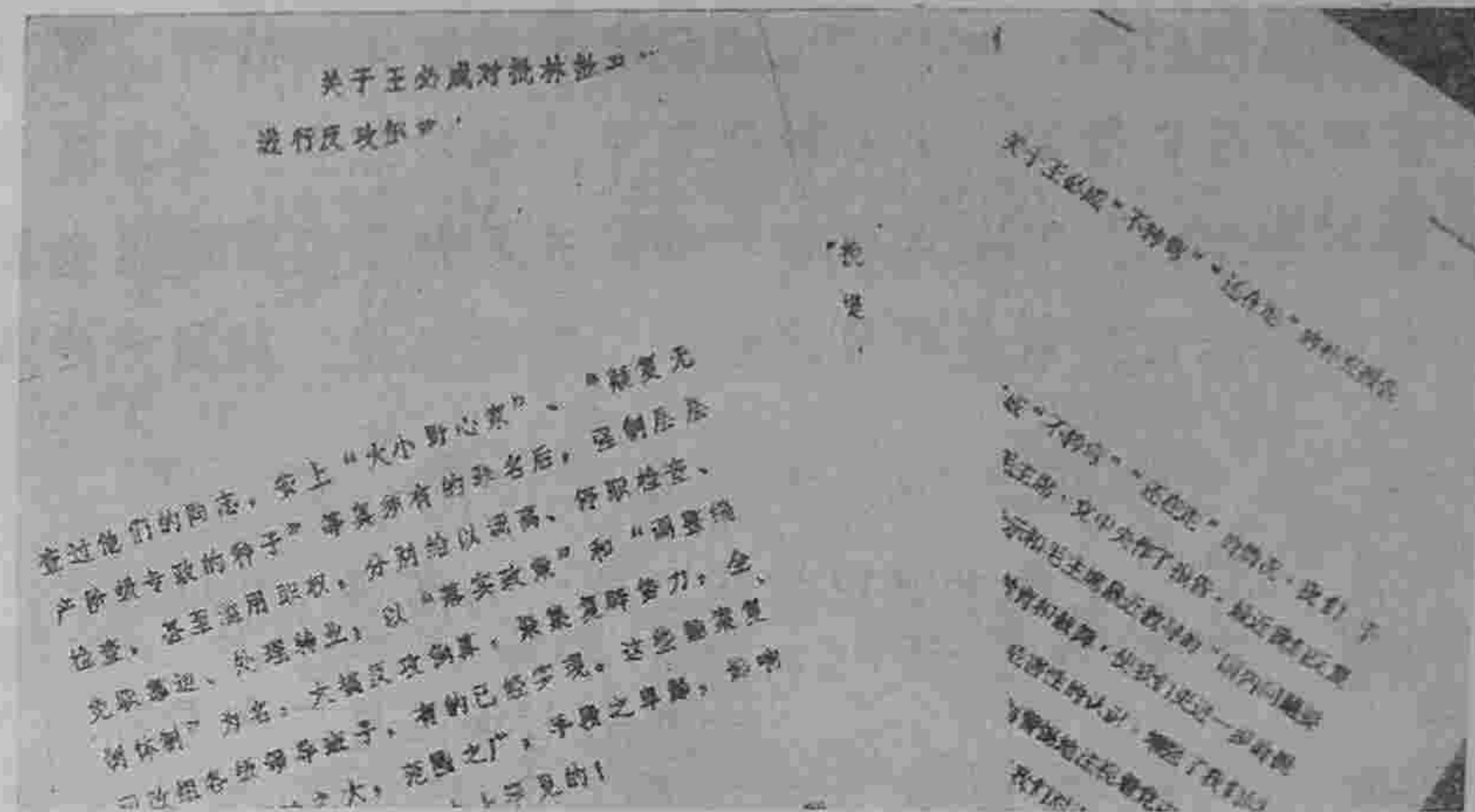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朱克家插手部队，反军乱军的罪证

“四人帮”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克家也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他同昆明军区内的资产阶级帮派头目勾结在一起，私整诬陷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向“四人帮”写信告黑状，还窜到部队作黑报告，肆意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煽动揪军内“走资派”，妄图搞乱部队，毁我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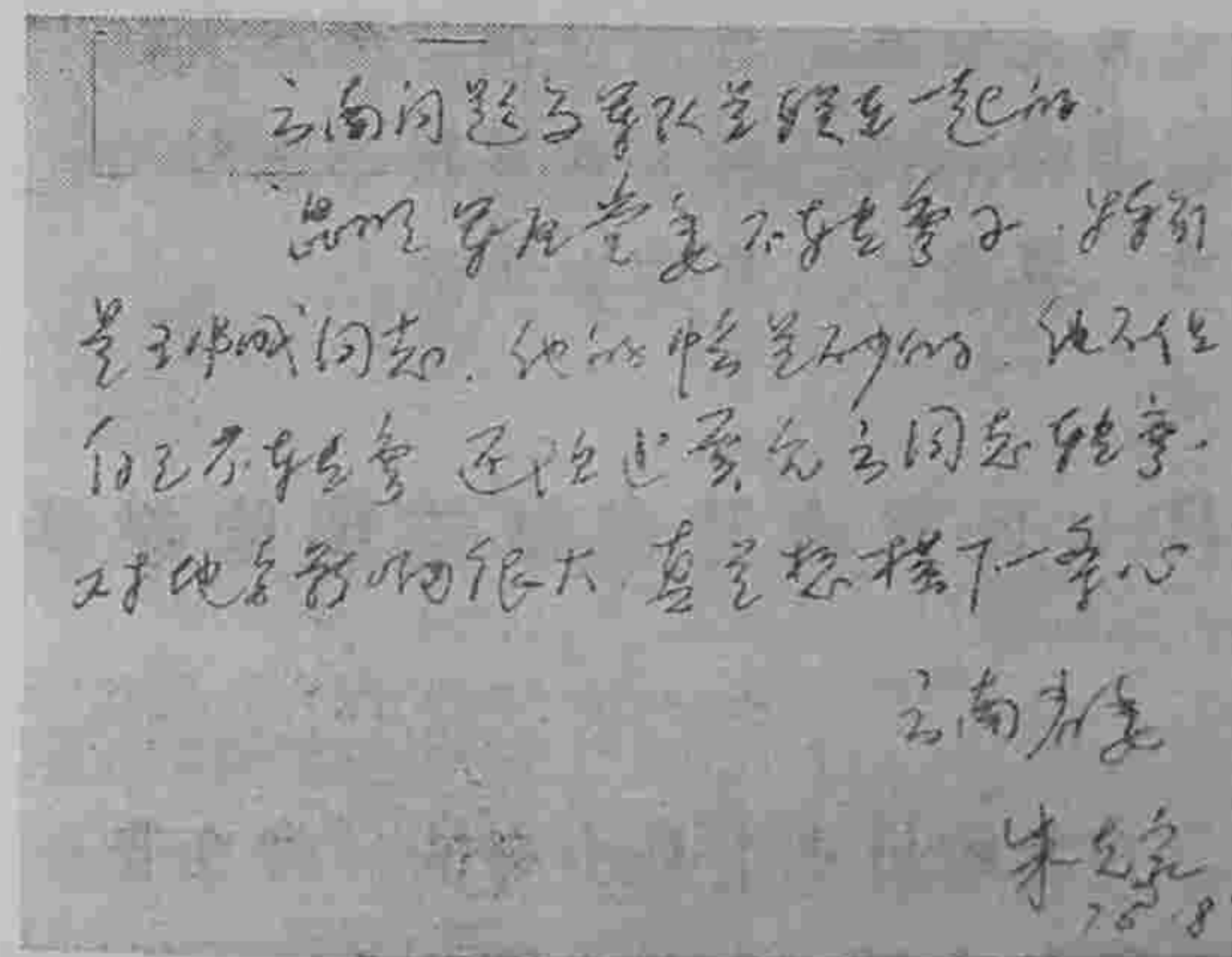
一、朱克家向“四人帮”诬告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

1、朱克家搜集诬陷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原件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朱克家住地查出的。

2、朱克家一九七六年八月亲笔写信诬告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原稿（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云南问题与军队是联在一起的。昆明军区党委不转弯子，特别是王必成同志，他的账是不少的，他不但自己不转弯，还阻止贾启允同志转弯，对地方影响很大，真是想横下一条心。

云南省委 朱克家

76.8.

二、朱克家窜到部队，煽动揪军内“走资派”， 破坏部队稳定

1、云南省军区某团二连马品成、胡问生同志的揭发材料

朱克家于七六年七月底，窜到我连散布反革命言论。他恶毒攻击昆明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说：“这次云南省委弯子转的好，贾启允转的好，昆明军区负责同志没有转好弯子，他在北京开会态度就不好，有民主革命思想。”朱克家妄图煽动连队起来反对军区主要领导同志，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反军乱军，毁我长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云南省军区某团二连 马品成 胡问生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朱克家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勐腊县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会上的反党讲话（节录）

“中央斗争很激烈，军队也有走资派，可能会搞军事政变。”
“我们党后继有人，能够把班接下来，但还有老走资派不会甘心，肯定要破坏，甚至于搞军事政变，要搞的，肯定会搞的。”

3、朱克家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在边防部队某团的讲话（节录）

军区调走了×个领导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少有的，现在昆明军区形不成对立面了，里边斗争不起来了，王必成不检查。

第四部分

朱克家威逼省委，强迫释放 在押罪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证

朱、黄、刘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去年三、四月份，威逼省委强迫释放了一批在押的杀人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朱克家宣称抓这些罪犯“是省委执行了错误路线”，释放罪犯“是帮助省委转好弯子的表现”。他还亲自到看守所“迎接”犯人出狱。在朱克家等人的直接煽动下，全省刮起了一股释放罪犯的妖风。这些罪犯出狱后，捣乱破坏，继续作恶，向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朱克家威逼省委释放在押罪犯杨仁民

杨仁民，是一个窃取党的重要机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道德败坏，在大理州下关市作恶多端，干了不少坏事而于一九七五年被拘留审查的罪犯。就是这样一个人，朱克家还说他是受“迫害”的，为他鸣冤叫屈，强迫省委把他释放了。

1、省公安局李靖三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六年三月，大理州的帮派头目带领六十余人到昆明，要挟、围攻省委领导同志释放杨仁民。三月三十一日，省委常委听取了省公安局领导对杨仁民案件的汇报，当时我们认为，杨仁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他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炮制反动大字报，攻击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在拘留审查期间，又新发现杨有走私、要挟释放坏人等问题，不能释放。可是朱克家在会上说：“关键是当时抓的根据是否够判刑，当时抓他是泄露机密和破坏二十六号文件，问题已查清不够判刑，应该释放。至于拘留后新发现的问题，先放人后再查。”在朱、黄、刘及其帮派势力的威逼压力下，杨仁民被放了出来。四月六日，朱克家带着大理州的一伙帮派，到看守所接杨出狱。朱与杨见面握手后，对杨仁民说：“由于省委执行了错误路线，把你抓起来了，从现在看是错误的。”

李 靖 三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

2、下关市文教局杨体仁的揭发交代材料

我们组织的大理州上访团，于去年三月十九日到了昆明，多次冲进地书会议地址和省委负责同志住地，大造舆论，强迫省委释放罪犯杨仁民。去年三月三十日省委在西山党校接见我们二十多人时，我们替杨仁民诡辩，立即要省委表态放人。这时，朱克家

说：“大家提的意见很好，是帮助省委转好弯子的表现。”四月六日朱克家和我们一起到看守所迎接杨仁民出狱。四月七日我们给下关帮派打电话，说八日凌晨三时准时出发回下关，要帮派在下关作好准备。八日下午五时左右，杨仁民和我们到了凤仪，有人把他请上了彩车，戴上大红花，后面跟着三十多辆大小汽车，一路敲锣打鼓，乱放鞭炮，抢拍镜头，招摇过市。杨仁民在车上跃武扬威，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晚上，帮派还在下关总站大摆宴席庆贺。杨仁民释放后，到处宣扬：“我是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把我从监狱迎接出来的，他宣布我无罪释放。”

杨 体 仁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3、罪犯杨仁民被强迫释放后，到达下关时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两幅照片



4、大理州公安局张铭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杨仁民出狱后，继续作恶，带人多次冲击州、市党委机关和公安部门，围斗领导干部，强迫释放他认为是

受“迫害”的走私犯、贩毒犯、贪污犯、殴打保卫干部致伤犯、强奸知青犯、投机倒把犯等七人。在杨仁民及其帮伙的威逼下，释放了四人。以后在大理州各县也刮起了一股放人风，全州先后释放了十六名犯人。“四人帮”被粉碎后，杨仁民惊恐万状，东藏西躲，收听敌台广播，继续无耻地吹捧“四人帮”，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同志，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张 铭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5、罪犯杨仁民被强迫释放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又犯下新的罪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右面是对罪犯杨仁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后，进行批斗的照片

二、朱克家等人威逼省委释放昆明铁路局在押罪犯

去年三、四月，在朱克家、黄兆其等人的要挟下，强行释放了昆明铁路局的一批在押罪犯。这些罪犯中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犯、阶级报复分子、贪污盗窃分子。他们被强行释放后，疯狂地向党向人民反扑，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昆明铁路局公安处张继顺同志的揭发材料

昆明铁路局的一些在押罪犯，在朱克家、黄兆其等人的要挟下被强行释放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有的向“四人帮”告黑状，扬言要“算账”；有的为首成立什么“办公室”，抢占局党委办公楼，声称要由他们“指挥全局运动和生产”；有的提出改组领导班子，甚至党员也不是的，要当党委副书记；有的残酷毒打局党委常委，揪斗铁路公安处长，并罚跪几个小时，被折磨得晕倒在地；有的狂叫“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回来啦，你们怎么样！”有的大搞打砸抢，制造事端，挑起武斗，使党委瘫痪，运输中断，给革命和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张 继 顺

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

三、朱克家等人威逼省委释放罪犯，在全省造成严重恶果

省公安局畅宏碧同志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六年，朱、黄、刘打着为“受迫害”的人“平反”的旗号，在我省刮起了一股强迫释放罪犯的妖风，一百二十名在押罪犯被释放出来了。这批罪犯中，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十名，杀人犯五十九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十九名，奸污妇女犯八名，其它刑事犯罪分子二十四名。朱克家胡说七五年“抓这些人，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应该放”。他亲自出马，从强迫释放罪犯杨仁民打开缺口，进行煽动。在朱克家等人的煽动下，昆明市就有极少数人冲击、围攻、进驻省、市委，在省、市委常委会上指责抓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是“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时间也错了”，威逼省、市委要“立即无条件释放”。呈贡县的极少数帮派人物把县委常委包围起来，强迫表态放人，谁不同意就被说成是“拒不转弯”，进行围斗、殴打，强行释放了十六名罪犯。南华县在释放一个坏人时，有人给罪犯戴上大红花，强迫县委书记扛杏黄旗，背着犯人的行李，要县委组织部长给罪犯抬脸盆，还组织人放鞭炮，夹道“欢迎”。

这些罪犯一出狱，就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大搞阶级报复。呈贡县一杀人犯被释放后，又窃踞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职务，揪斗支部书记，逼着检举过他的群众向他赔礼道歉，宣布撤换队长、队委、生产组长、民兵班长、拖拉机手三十余人。有的贪污犯放回后，公然把赔退了的赃款倒算了回去。朱克家等人不是叫喊要揪“还乡团”吗？这些人才是名副其实的还乡团。

畅 宏 碧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第五部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朱克家配合“四人帮”，为加紧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克家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罪证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阴谋活动，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时，朱克家紧密配合，窜到边疆，发表一系列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政治谣言，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四人帮”垮台后，在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庇护下，朱克家的反动气焰仍然十分嚣张，咒骂威胁揭发批判他的革命群众，并销毁罪证，逃避斗争，对抗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

一、毛主席逝世后，朱克家恶毒攻击以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四人
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1、朱克家吹捧“四人帮”炮制的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
一刊社论，宣扬“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
临终嘱咐

下面是朱克家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农垦总局的
反党讲话（节录）

今后的斗争还是艰巨的，也许更加复杂，更加残酷。我们要把
这股势力摧毁。估计中央很快就会开一个全会，可能今年之内就要
开。

有些单位问题多的，弯子一直没有转好的，要利用这个机会转
好弯子。现在如果继续不转弯，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现在省委没有决心、信心，采取拖和等的态度。个别人态度
更不好。这一次再不转弯，他们几个领导只有靠边算了。

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很有针对性，很
重要。

云南省委的弯子没有转好，比去年带来的问题还大，损失还要
严重。我们省委有几个书记赖得很。

2、朱克家恶毒攻击党中央，疯狂诋毁中央文件

下面是勐腊县委党校刘思源同志的揭发材料

七六年九月下旬，朱克家从昆明回到勐仑。在公社大沟上碰到
他时，我问他，你这次下来可能要在一段时间了吧？他说不会太
长，估计中央很快要开会，现在中央的保守势力比较重。当我问他
省委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派性不采取有力措施排除时，他说，资产阶
级派性不是云南的主要矛盾，反派性是错误的。我当时反问他，
七五年中央二十一号文件中说的很清楚，对死抱住资产阶级派性不
放的人要尽快调离，难道也是错的吗？朱克家说，现在看来，不仅
二十一号文件有问题，而且连九号文件以来的都有问题。

刘思源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

3、朱克家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勐腊县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
会上的反党讲话（节录）

大家很关心，也很耽心主席逝世后，老走资派会不会搞复辟，
这是很自然的，斗争必然尖锐。

我省的几个老同志跟△是较紧的，而且还有发挥，所以去年以
来，他们采取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我们给中央（注：指“四人帮”）反映了情况，中央很重视，
已派了不少人下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也准备帮助解决。

4、边防部队某团尚永生同志的揭发材料（节录）

七六年十月七日下午，朱克家窜来我团，当我谈到华国锋同志要任党的主席了时，朱克家说：“不可能”。

尚永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

二、“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克家咒骂威胁群众，逃避斗争，销毁罪证，对抗揭批“四人帮”运动

1、共青团云南省委的揭发材料

“四人帮”被揪出后，当群众起来揭发朱克家的罪行时，朱克家仍坚持反动立场，对他与“四人帮”的黑关系进行抵赖，明明他是“四人帮”培植的亲信，他却说什么“我同‘四人帮’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去年十一月中旬他又威胁群众说：“我有枪，他们敢动我，我就撩倒他几个。”以后他又编造生产队请他回爱尼山过民族节日的谎言，要团省委派汽车送他下去，企图逃避斗争，对抗揭批“四人帮”运动。

共青团云南省委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

2、包亚芳的揭发交代材料（节录）

七六年十一月中旬，涂晓雷对我说：不知朱克家的材料处理了没有？别的材料问题不大，有一份材料是以朱克家的名义向中央（注：指“四人帮”）写的报告，是关于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这事查出来，会涉及到黄兆其等人。他叫我再次见到朱克家的话，告诉他一定要处理这份材料，如果他那里不好处理，要我帮他处理。

在朱克家被群众揪斗后的那天晚上，我到了朱克家宿舍，见他桌上到处是文件、材料，我即暗示他说：这些东西应该清理收拾一下了。并告诉他我把过去“四人帮”的讲话材料都烧掉了。

包亚芳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3、朱克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给北京杨××的一封信（节录）

“最近昆明街上，我的标语、大字报不少，成了云南的‘四人帮’头子，要打倒，有些人活像个赌棍一样，似乎可以捞到什么东西了。”“目前有的人站在右的立场上来批‘四人帮’，想翻过来，头脑发热，还要犯错误，表演一下也好，到一定时候，也是要算清楚的。”